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七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五代唐二

太祖正室劉氏

次妃 曹氏

莊宗后劉氏

妃 韓氏 伊氏

太祖弟

克讓 克恭

克修 克寧

子存美等

莊宗子繼岌

明宗后曹氏

淑妃 王氏

子從益

從璟

從榮

姪從璨

從章 從敏

從溫

愍帝后孔氏

廢帝后劉氏

子重吉 重美

附義子

劉昭 存孝

周本 存進

詞思 存賢

劉氏代北人太祖正室爲人明敏多智略習幾謀自起兵來嘗

從征伐教其侍妾皆能騎射初封秦國夫人上源驛之難左右

脫歸以告神色不動陰召將卒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至與夫

人相向慟哭。因欲舉兵報梁。勸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許于朝。」太祖從之。後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回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聽存信等言，欲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安足與計成敗？」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在遠，輒幾不脫，賴天下多故，始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萬一失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耶？」太祖悟，乃止。性賢明，不妬忌，常相妃曹氏當生貴子，勸太祖善待之。由是專寵曹氏。太原人初封晉國夫人，亦自謙退，相得甚歡。子卽莊宗，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多所信宥。莊宗事曹尤謹，嘗因攻戰在外，十餘年間，馳歸省者亦三四人，稱其孝。卽位尊曹氏爲

皇太后劉氏反爲皇太妃往謝。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後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甚相思念，因送別涕泣不勝踰年。遂薨。太后无欲馳往視疾，又欲親臨其葬，以莊宗泣諫及羣臣交章勸止，悲哀莫禁，不肯飲食逾兩月，亦崩。諡曰貞簡。葬坤陵，而太妃無論葬魏縣。

莊宗正室衛國夫人韓氏，次燕國夫人伊氏，又次乃劉氏。魏州成安人，初封魏國夫人。父劉叟，善醫，卜號劉山人。夫人生五六歲，裨將袁建豐掠得，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敕以音樂歌舞旣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命留以賜。先是，攻梁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宮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從。及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并愛其母。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未

嘗離左右性復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遂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其父詣魏宮上謁因大怒曰曩父不幸死於亂兵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命笞于宮門及卽位欲立爲皇后難於韓伊二夫人未發豆盧革郭崇韜希旨請立之帝大悅又踰年始受冊更封韓氏淑妃伊氏德妃以杜其不平之意后特用事於中性好聚斂分遣人貨殖至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上天子一入中宮自謂蒙藉佛力踰次得立所積貨賄如山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自此帝亦佞佛有番僧自于闐來車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不爲王鎔所禮怒曰吾有毒龍五百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矣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闢城信以爲神后嘗拜之

端坐不起時兩宮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敕命使者旁
午許州溫韜因請捨私第爲寺以薦后福帝又數與幸郭崇韜
元行欽張全義等私第拜全義爲養父后患左右愛姬生子開
行欽新喪婦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帝徯諾肩輿已
出宮矣爲之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復好畋遊遇大雪軍士寒
凍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皆亡竄山
谷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帝許之后獨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
因武功蓋亦自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因取粧奩及幼子
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儲惟此請露以給
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始出庫物以資軍士負而詣
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因抽刀逐內庫使張容哥計窮諉
曰皇后惜物爾乃歸罪於我投水而死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

得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醲酪不自覺遂崩后與李存
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以囊盛金幣寶帶至太原造
寺削髮爲尼明宗遣人賜死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莊宗
始置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席芳懿德宣一
等名號遇弒後皆散走朱守殷還得三十餘人明宗皆放還家
獨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得幸歸於同姓河陽節度夏魯奇後嫁
突厥李贊華懼其酷弄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剋灼復求離婚
亦削髮爲尼以卒韓伊二妃後爲契丹所擄

太祖四弟克讓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
衛將軍留京師自憲宗以來嘗遣一子宿衛賜第於親仁坊後
因起兵遣王處存兵圍追捕克讓與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彎弓
躍馬突圍而出追至渭橋射殺百餘人遂奔雁門明年降唐復

避宿衛黃巢犯長安命守潼關兵敗奔南山佛寺爲僧所殺
克修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鎮雁門改奉誠軍使
討黃巢領毅騎五百渡河爲先鋒遷左營軍使取潞州表爲昭
義軍節度使爲人簡儉民安其政數出山東擊孟方立與李罕
之攻懷孟後太祖自將過潞怒其供饋甚薄詔而笞之以懲憤
發疾卒二子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破城歿于南
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從李存
審敗梁軍于胡瑩獲將一人又從存審解脣縣圍有功超拜蔚
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新州王郁并山後諸州叛命取
縞儒武三州累遷澤代新三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
春卒于官 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尋代克修領昭義軍橫暴不
法軍事寡諳潞人怨之因懲前事曲意貢獻遷後院勁兵五百

來進行至銅鞮兵將馮霸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爲霸所敗奔
潞牙將安居受殺之併殺克恭使人召霸不納復殺居受霸乃
入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克寧性仁孝賢于諸兄弟事太祖
小心不懈自與赫連鐸李可舉戰及奔達靼破黃巢未嘗不從
領鎮太原授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鎮武軍節度使
軍中事無大小皆咨決焉太祖病亟召莊宗在側屬之卒後莊
宗以位讓克寧云兒年稚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
嘗任以政敢以軍府爲煩異日兒有立復還未晚克寧北面再
拜辭曰吾兄之命疇敢干之其子存顯存質等勸以古禮兄終
弟及人生富貴當自取之何乃堅讓爲答曰吾家三世父慈子
孝先王土宇苟有所屬吾復何求妻孟氏素剛悍病其仁而無
斷數見逼迫存顯等妻亦入說皆拒絕之會都虞候李存質得

罪克寧殺之而素與張存業李存璋有隙又嘗求兼領大同節度使不與於是幸臣史敬瑭乘機告克寧與存顯等謀反欲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信之名承業存璋語曰季父所爲如此吾思骨肉不可替當避賢路以紓禍患二人請加誅戮乃陽置酒大會名至陰伏兵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莊宗居長次邕王存美泳王存霸薛王存禮申王存渥睦王存乂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存美病風存乂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莊宗惑魏州妖人楊千郎自言能役鬼神化丹砂爲銀拜爲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存乂等朋淫之及崇韜被族上遣宦官陰察外議欲盡誅親黨以絕後患千郎誣存乂過其家爲婦翁號泣訟冤言涉怨望上大怒以兵圍其第族之并誅千郎存渥歷義成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從

拒郭從謙不克與劉后同奔太原中途因與后亂爲部下所殺
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轉北京留守聞亂剪髮爲僧謁符
彥超欲留之軍衆不可被殺存紀存確奔匿南山民家有詔令
所在尋求諸王送闕無令失所有如物故收瘞以聞民家以告
安重誨欲爲上言霍彥威止之勸以密爲之所以安人心後亦
被害存禮不知所終

莊宗五子長繼岌初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故事皇子皆爲官使改鄴宮爲興聖命以爲使同光
三年封魏王伐蜀拜爲都統郭崇勳任圖李愬皆叅軍事宦者
李從襲李延安呂知柔監其軍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
大散關所至州鎮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
騎降卽命修閣道過唐軍王衍將萬人屯利州分其半迎戰于

三泉康延孝敗之行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
間道以入十月己酉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
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與檟羣臣衰絰徒
跣繼爰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檟白山師至降凡七十五日兵
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繼爰雖爲都統然軍政號令
一出崇韜常曰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都統府惟大將晨
謁牙門間然從襲等心不平之又貴臣大將爭獻貨貨技藥王
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益不勝憤慨由此起已而王宗
弼幸蜀父老見繼爰請留崇韜鎮蜀語以此事非余敢知陛下
倚崇韜如衡準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方必不肯
留此遠地從襲等因誣崇韜有異志莊宗聞之不悅遣宦者向
延嗣趣繼爰班師延嗣至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

襲等從而問之。還曰：「具言恐危。」魏王劉后涕泣上復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去就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閬等分山招集，恐復生變，故師未卽還。彥珪將行，白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爲禍，機間不容疑，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后以其言上聞。莊宗謂傳言未審，難便果決。后乃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彥珪至崇韜班師，有日留任閬守蜀，以待知祥繼岌得皇后教。驚曰：「大軍將發，數端未有，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教，王苟不行，設使從韜知之，吾屬豈有類耶？」又以上無詔書，再四不許從襲等力勸。繼岌不得已從之。詰旦，名從韜至，從者李環搃碎其首。繼岌登樓，避之。遂班師。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入京，卽欲退保鳳翔。從襲勸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筠斷。

浮橋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見大事已去
勸王自圖繼炭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子畢我命環遲疑不忍乃
面樹而臥環縊殺之繼炭少病闕無子任圜從後至葬之華州
西南還見明宗具言其狀撫嘆久之次繼嵩繼潼繼蟾繼堯皆
幼不封授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諸子孫共十有一人明宗殺
其四餘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初封楚國夫人生晉國公主
昭懿皇后夏氏初封晉國夫人生秦王愍帝先卒後追崇皆不
見其世家廢帝母魏氏初封魯國夫人卒葬太原追尊爲皇太
后●宣憲議建陵寢而石敬瑭反乃於河南府東立寢宮淑
妃王氏邠州饒家子有美色號花兒羞木劉鄩侍兄鄩卒安重
誨納于明宗以得鄩金多悉遺左右及諸子婦益爲稱譽明宗

愛之曹氏多病性簡質常避事遂得專寵卽位議立后曹氏曰
我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辭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
之乃立曹爲皇后王爲淑妃妃事后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
皆妃執事及罷朝侍帝與后食徹乃退未嘗少懈后亦心愛之
宮中之事皆命主焉無出有許王從益爲子時年四歲乳母司
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附乃曰兄思秦王又
數教從益自言明宗遣將兄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
使伺察宮中動靜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用事殺重誨從榮
王氏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與司儀康氏俱賜死時王氏已封
太妃事與相連心嘗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曹太后素善懼傷
其意而止然待之淺薄廢帝入立妃願爲兄帝不許復厚待之
敬珽犯京師妃語太后事急矣宜少回避后泣曰我家至此何

忍獨生妹自勉之遂與帝俱焚死妃與許王弁妹匿於鞠院以
免晉高祖立遷妃至德宮從遷都汴置於宮中晉后事妃如母
天福四年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增
高祖太宗爲五廟封從益郇國公食邑三千戶以奉唐後祚時
主祠旌旗服色一遵唐制出帝卽位妃母子俱還洛陽時趙延
壽所尚公主已死耶律德光復爲娶從益妹封永安公主不知
所出同養於妃遂爲主婚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以與約
爲兄弟呼之爲嫂拜從益彰信軍節度使辭不之官及蕭翰守
汴州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與妃俱逃微
陵域中使者迫之以東使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
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泣曰吾子
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爲福禍行至矣時拜王松趙上交左右

丞相李式從光鄴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
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兵旣南從益名高行周武行德等
拒之皆不至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
安敢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令郭從義先入京殺
妃母子妃臨死呼曰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
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明宗四子長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鬪謙退謹飭數從征
戰有功爲金槍指揮使軍變時莊宗語以爾父於國有大功忠
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往宣朕意召之毋使自
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呼曰我父爲亂軍所
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
憐其言賜今名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道亡獨從璟

不去左右勸之不聽。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欲遣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後贈太保君子以爲得其死所。次從榮天成初授校司徒兼御史大夫天雄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明宗頗知不能裁制嘗因侍側問以軍政之餘所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預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此甚無謂汝將家子文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資取笑吾老矣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餘不足學也是秋封秦王故事皆不朝廟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朝于太廟京師觀者咸以爲榮三年兼

中書令有司又舉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以位高與宰相分班
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少卿何澤肅立爲皇太子時上
已病得澤書不悅傾左右言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河東從
榮入白臣實不願此姦人何適而言出見范延光等曰諸公議
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議
加天下兵馬大元帥時因未見其名禮無所考有司請升班在
宰相上自節度使以下領兵職者皆具榮黜以軍禮庭叅文符
行天下皆用帖文凡元帥府諸將皆有頒賁控鶴奉聖嚴衛指
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
匹至三匹以嚴衛奉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先後張弓挾矢馳
走道上見者震懾自命其寮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
以平一天下之意言者請爲擇師傅加以訓導宰相難其事因

請自擇欲任翰林學士世悅明宗以爲代予言不可出而恚曰
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察非吾所諭也識者見其慙脫知必招
禍延光延壽陰欲避之數見帝涕泣求解樞密乃代以朱弘昭
馮質十一月戊子雪帝得寒疾從榮與大臣入問起居於廣壽
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以諸臣在此不應甫各趨出聞宮中
慟哭遷帝於雍和殿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顧殿上守漏
宮女問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澀液斗
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不知也傳報六宮皆至曰大家還
魂矣因進粥一器至其疾少愈初從榮入問疾見帝已不知人
既出又聞哭聲意謂已崩乃欲以牙兵入宿衛使押衙馬處鈞
問弘昭等何所可居對曰凡宮中皆可居王自擇之而私語處
鈞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復遣

語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大懼。與贊及漢瓊等入告淑妃。謂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以子在秦府。未敢決。辭曰。僕爲將校。聽公所使。爾明日從榮遣處。鈞告贊。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許諾。贊卽馳入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正爲今日。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入此門。主上安所歸。吾輩復有種乎。漢瓊與弘昭方坐中興殿。聞議事。謂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卽入奏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潞王子重吉在側。語以爾父與吾同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殆。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卽召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府擁千人以出。與所昵寮屬劉陟高輩並轡耳語。指日景

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敬矣。因陳兵天津橋北。據方牀而坐。時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爲從榮射退。稍却。弘實開門出。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悉潰。從榮與妻并二幼子咸匿牀下。從益皆殺之。明宗聞之。悲咽絕而復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相顧泣曰。吾家事若此。遽見羣臣。後六日乃崩。

明宗兄弟史不見有姪四人。從聚爲人剛猛。初任右衛大將軍。性倜儻。輕財好士。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獨不能少屈重。誨忌之。明宗幸汴。以爲大內皇城戶曹叅軍。賜死。重誨誅復官。贈太保。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間。

兵變乃據邢州卽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
州刺史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誠明宗幸汴坐率民爲貢獻殺
從事諫不可者罷爲右驍衛上將軍爲人貪鄙久之出鎮保義
始折節自修頗有遺愛徙河中封洋王晉高祖徙鎮威勝降封
隴西郡公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
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領忠武
軍時明宗諸子俱亡惟從溫從敏尚在太后謂豈可繩之以法
從溫由此益驕多作天子器服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妻關氏懼
而毀之因誣親吏薛仁嗣等爲盜悉殺其貲仁嗣等詣闕自訴
事下有司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
卒于官子重俊爲虢州刺史坐賊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
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妹姦賜死 從敏字叔達爲人沈厚寡言

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七鎮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留守降封秦國公周廣順初卒贈中書令諡恭惠

愍帝后孔氏有賢行立時未及上冊而難作后復臥病所生子四皆幼不能從見殺晉高祖追諡曰哀

廢帝后劉氏應州渾元人性素強悍帝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卽位立爲皇后父茂威弟延皓少爲牙將歷宮苑宣徽樞密三使以后故得用事爲人素謹厚貴而改節爲天雄軍節度使不恤軍士受賂掠人園宅人皆怨之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兵逐延皓走相州令昭閉城遣副使邊仁嗣請爲節度使時方討石敬瑭拜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

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延皓以后故祇削官爵二子
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明宗時初鎮鳳翔
重吉爲控鶴指揮使領親兵愍帝忌之出爲亳州團練使而使
幼澄居禁中及聞舉兵遣人俱殺之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卽
位自左衛上將軍歷成德天雄二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
諸衛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帝欲北征石敬瑭重美諫
宜持重固請毋行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
京師晉兵至俱焚死

太祖義兒至多皆與同起雲朔衣服禮秩一如嫡長麾下各有
精兵驍勇善戰恃功驕恣今得其知名者八嗣昭姓韓汾州大
谷縣民因出獵至其家適生一子見鬱鬱若有氣甚異之因遺
以金帛取之命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爲人短小而膽勇

過人性復謹厚初喜飲酒王戒之終身不飲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命助陝州王珂敗其弟珙於猗氏獲三將梁軍救珙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一將與梁將丁會澤州李罕之會戰含山執一將斬級三千遂取澤州光化二年王遣李君慶攻潞爲梁所敗酖殺君慶命嗣昭攻克之天復元年梁執王珂取絳慈隰三州進圍太原汾州刺史李瑋叛晉降梁會大雨梁軍解去嗣昭斬瑋取汾州兵出陰地復慈隰二州降其刺史唐禮張瓌又乘梁西園鳳翔入攻晉絳戰于平陽執其一將攻蒲爲朱友寧所敗適遣存信來迎又敗梁圍太原復失慈隰邠三州王大恐謀走雲州存信等勒奔契丹嗣昭爭言不可晝夜出奇兵擊梁梁軍解去復取三州值鎮定又絕晉附梁仍歲之間外旣失援內復喪地孤城被圍者再力戰之功居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

攻梁潞州降丁會拜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圍潞
築夾城遣人招降嗣昭命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完緝撫養
甚有恩惠時軍用乏絕嗣昭妻楊氏素善生財居積行貨至貲
百萬賴以獲助胡柳之戰唐兵敗德威死莊宗懼欲收兵還嗣
昭諫曰梁今勝旦暮必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
克以當宜撓以精騎因其勞乏可以取勝莊宗然之因爭土山
嗣昭轉趨山北從上急擊大敗梁兵卽命代德威權知幽州居
數月復代以李紹宏將去幽州人號哭閉關遮留之十九年從
擊契丹於望都莊宗受圍凡數十里嗣昭率三百騎決圍拔取
以出復代閻寶攻張文禮寶方大敗鎮兵出掠九門擊以奇兵
殆盡後三人匿破垣中馳馬取之反爲所射中腦拔矢射殺一
人還營而卒七子繼傳長而懦弟繼韜囚之自立莊宗不服究

因以爲昭義留後復遣弟繼遠入梁請命末帝授繼韜同平章
事梁滅會赦隨母楊氏入朝厚齎數十萬至京賂宦官伶人并
謁劉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莊家乃釋繼韜數名從儼寵
倖無間後坐謀變事泄與繼遠皆伏誅繼倚知潞州事爲弟繼
達所殺副使李繼珂復攻繼達自剄死獨少子繼忠家于晉陽
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嘗貸以賂契丹卽位甚德之以
爲沂隸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嗣本姓張雁門人世爲銅冶
少事太祖從擊居庸關遷義兒軍使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爲
攻羅弘信先鋒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
刺史雲州防禦振武軍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復從
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
破蔚州歿于陣嗣恩姓駱吐谷部人少能騎射爲鐵林軍將

累戰功遷突陣指揮使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嗣昭援朱友謙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尚不止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乘間欲攻太原嗣恩從後追之自他道先入以守鄩不果攻復還會莊宗于魏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振武軍節度使卒贈太尉存信姓張父君政回鶻李思忠部人故自少能四藝語通六蕃書善騎射從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材勇不及存孝不爲之下因與交惡所爲每沮激之後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將兵救朱瑄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敗亡于落落又從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將殺之叩頭謝罪得免由是大懼常稱疾而卒年四十一存孝姓安名敬思代州飛狐人太祖掠地得之給事帳中爲騎將

其入猿臂善射。身被重鎧。繫弓坐稍。以兩騎自從。戰酣易臂上
下如飛。手舞鐵槌。出入陣中。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
立爭邢洛。磁取三州。其功居多。明年潞軍亂。梁遣李譙攻李罕
之于澤州。適柵呼曰。公常恃太原爲命。今上黨已歸唐。沙陀將
無穴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及存孝以騎兵五千救澤。繞梁
柵呼曰。我沙陀之未冗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闕梁驍
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譙敗走。追擊至馬牢關。
還攻潞州。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孫揆軍過。橫擊斷之。
擒揆以歸晉。遂復取潞州。太祖以康君立爲留後。存孝爲汾州
刺史。存孝自負其功。憤而不食。時張潞韓建伐晉。晉遣存孝軍
于趙城陰地關之敗。張潞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存孝攻破二州。
潞建皆走。又大掠磁隰等州。赤地千里。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

徙邢州留後晉軍連歲攻趙常山營爲先鋒下臨城元氏趙王
求救於李匡威晉軍引去存信譖爲有二心避趙不擊存孝不
自安乃附梁通趙移檄數晉過惡反請會兵來伐明年趙與幽
州有隙懼而與晉復和助以兵三萬擊存孝因閉城自守太祖
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城中食盡遂窘登城呼曰兒蒙王
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實存信搆陷之耳願生見
一言而死祖遣劉夫人入城慰諭引與俱來乃泥首請罪太祖
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以徇然痛惜其材以諸將不能容恨然
恨之流淚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者初爲雲州牙將與太祖
首事起兵逐段文楚其後累功表昭義節度使怒其與存信善
每左右存信以傾存孝亦鴆殺之存進振武人姓孫名重進
因攻朔州得之初入關破黃巢爲義兒軍使後從莊宗戰柏鄉

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初得魏北轉天雄軍
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屍於市魏人
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築德勝兩城來往
頗以爲勞河北無竹石乃以葦竿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
衣賜之計張文禮久不克已喪三將最後存進爲招討使軍于
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
于處球輒以兵逼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
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
反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漢韶獨奔于蜀歷宋平興
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 存璋字德瑣初與康君立薛志
勤等從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與張永業等受
顧命立莊宗以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故

多犯法踰禁存璋乃一切繩之以法境內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魏博梁遣王檀乘虛襲太原賴以兵入距守有功遷大同軍防禦使更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贈太尉存賢許州人姓王名賢少爲軍卒擊黃巢時得于陳州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至是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力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轉磁州天祐十八年遣援河中時朱友謙新叛歸晉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勸宜亟去存賢不聽曰吾志死王事卒擊走梁兵莊宗名拜右武衛上將軍存賢素善角觝莊宗亦好之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謂存賢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

爲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頓首存賢曰朕不食言卽以爲盧龍軍
節度使是歲卒于軍年六十五贈太傅

明曰晉始創基君臣未正權以濟時匪是枘騁怪彼天親
不如異種重榮繼爰千古大慟

弘簡錄卷七十八

終

弘簡錄

卷七十八

七

五代唐二

弘簡錄卷七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藏記 五代唐三

郭崇韜 安重誨 豆盧革從父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蕭希甫 劉贊 何賁

符存審子彥超 史建瑭父敬思 王建及 安金全

袁建豐 張延蘊 康福 符習子令 藥彥稠

張憲 元行欽 西方郭 孔謙張延 李晟宋先

朱弘昭馮資 康思立 康義誠 楊思權尹 劉延期

韓昭胤 李專美 宋審虔 房嵩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為人明敏決機應變以材幹稱莊宗器異

之命與馬紹宏同爲中門使甚見親信值圍鎮州久不下謀報契丹入寇至新樂衆恐欲解圍猶未決崇韜曰契丹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宜乘破梁之勢不宜遠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卽位拜兵部尚書唐旣得鄆州王彥章圍楊劉莊宗意輕之引兵出戰遇伏而敗問計將安出崇韜言彥章圍我志在取鄆若以應鄆州爲名懷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彥章必來爭分其兵勢可坐圖也莊宗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築壘於博州東彥章果引兵來攻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奮軍迎擊遂大破之康延孝自梁來奔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時莊宗方惑羣議欲棄鄆西取黎陽與梁約和崇韜曰自陛下興兵仗義十餘年今大號已建人皆引領以望成功且唐未失德勝四方商賈畢集薪粟如山

自失南城。道路轉徙。耗亡大半。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擄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襲汴。果八日而滅梁。推功賜鉞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仍前樞密使。自莊宗以兵取天下。崇勳未嘗歷戰陣。獨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多不便之。初崇勳不欲馬紹宏位在已右。乃改爲宣徽使。而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失職。怨望。因置內勾使。令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皆經內勾。旣而文簿繁多。州縣爲疲遽。罷其事。紹宏尤側目崇勳。頗懼謀於故人。欲避之。歸守鎮陽。以免禍。人謂公有功無過。矧今中宮未立。天下利便。未舉者多。宜悉建議。若內有中宮之助。外爲天下

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禎以爲然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並施行之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因言崇禎眉頭不伸嘗爲陛下愛惜財用此豈可得旣而崇禎果切諫宦官曰彼居第不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初崇禎自處素廉入洛後頗受四方賂遺或有勸者荅曰吾非爲祿賜寡少但天下藩鎮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若一切拒之恐疑反側之心明年南郊當悉獻所藏以佐賞山是讒間寔入崇禎乃累表自陳請依唐制還內臣樞密并辭鎮陽謂臣昔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許臣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賢俊並進臣願乞身如約莊宗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會河南令羅貫爲人彊直正身奉法不受請託頗爲崇禎所知故縣令

多出張全義門下畜以廝養至是貫不屈按誅奸民恃勢爲不法者全義怒轉告劉后與左右日夜共攻貫短未有以發適皇太后喪駕幸陵所道路泥塗橋且壞問誰主者因亟召貫下獄崇韜諫以法不當死莊宗怒殺之明年議征蜀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危思思立大功以圖自安乃以契丹爲辭謂北邊捍禦非總管不可魏王國之儲副唐有故事當用爲元帥上曰繼岌小子豈堪大事卿爲我擇其副尚未及對遽曰朕得之矣無以易卿遂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許之軍至成都宗弼悉取衍嬪妓珍寶以奉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頗疑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澤宗勲沒其家財蜀人大恐韜素嫉宦官嘗語繼岌曰今王

有大功師旋必爲太子俟王上萬歲後當盡去之監軍李從襲等聞此言皆切齒思圖搆之會向延嗣鈔軍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器甲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帝曰人言蜀富甲天下所得止此耶延嗣因誣譖皆入崇顓莊宗怒宦官馬彥珪乃陰與劉后定計殺之子五人皆死所得蜀貲亦盡明宗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孫平生盡忠國家有大畧欲因破蜀威德遣使招諭南詔諸蠻以綏來之惜不能就然不免擅攬威權以父諱弘革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又曰言已姓乃子儀之後經過其墓下馬號慟聞者以是笑之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晉將以驍勇名死于朱瑄之難重誨爲人明敏謹恪明宗以爲中門使預參謀議有佐命功拜左領軍

衛大將軍兼樞密使改兵部尚書累加侍中兼中書令甚見親信事無大小皆所咨決勢焰傾動朝廷雖其盡忠努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恣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謨衝前導卽臺門斬而後奏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又殺相臣任圜恐天下議已因請放三司積逋二百餘萬冀以悅人寒貴明宗不能詰下詔獨之因此自任天下事四方有奏先白後聞河南獻嘉禾視以爲僞咎其人遣之復却夏州李仁福進白鷹明宗陰取以入又不白宿州進白兔其牧馬使田令方馬瘠當死諫以賤人貴畜得減死回鶻還至醴泉無驛馬械其令劉知章至京將殺之重誨爲言得不坐怒錢鏐寓書禮慢制削官爵聘問路絕孟知祥與董璋異志未彰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奸心二人覺之以爲圖已益不自安遂皆反車駕幸汴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

明宗難之已而尚書李鏐引吳謀者見重誨言徐知誥欲舉吳
稱藩願得安公一言爲信重誨大喜事未及聞遣以玉帶後逾
年不至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
誘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私與
謀者交明宗初頗疑之左右辨解俄廷詰彥溫具伏其詐坐族
誅重誨固求解職明宗慰留之相顧泣下重誨論請不已明宗
怒顧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議代重誨者道曰諸君苟惜安公
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復留之居職如故及敬瑄討董璋
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
送往往亡聚爲盜明宗欲自行重誨請往曰此臣之責也至則
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益督糧運日夜不絕道路斃踣相望鳳
翔節度使朱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竊恐生事不可令至行

營而漢瓊自行營歸亦言西人震駭之狀行至三泉被召還未至罷爲河中節度使於是希旨者爭求其過宦官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樂市重誨益懼上章告老命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又遣藥彥稠率兵以虞變二子崇緒崇贊尚宿衛京師聞命下卽口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爾安得來械送之行抵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視重誨去就光業至從璋率兵圍其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苦拜卽以槌碎其首妻走抱之亦擊而死檢貨其家貲不及數千緡明宗下詔以絕錢鏐激反孟知祥董璋及議伐吳爲重誨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冊曰霸府儒典才賢襄贊佐命功高恐防後患曷不早圖終於致亂明哲誠希可爲公案

豆盧革河東人曾祖愿祖籍父瓚從父瑒瑒皆唐進士瑒字希
真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戶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拜中
書舍人乾符中至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拜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以黃巢犯京師遇害瓚歷華要爲舒州刺史避地之中山
唐亡革從王處直任掌書記莊宗議建國求故公卿家族盡亡
革以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時故殿中侍御史韋說坐事貶
南海還事梁爲禮部侍郎能知前朝故事引使佐已卽位益拜
同平章事二人素未經學徒以流品自高除拜官吏多失其序
郎官蕭希甫多駁正之值郭崇韜亦無學術遂俯仰默默一無
所爲徒以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奔亡文書多不完瓚
因緣奸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宗祧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
崇韜請論以法是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事發及還吏尹

政咸論死貶判銓崔沂等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因僞濫駁放至斃踣羈旅號哭道路不可勝數議者咸咎二人心知其未不能有所建白及崇韜死說始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罷之時連歲大水四方地震流民殍死者無數軍士缺食樞密小吏畏徇奏言故事國有大故天子朱書御札以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命學士草詔手白書之以問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爲憂革又好餌丹砂鍊氣嘗嘔血幾死復各私其子以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命改官交相薦引爲弘文館集賢院學士革後爲山陵使故事還嘗出鎮未得命輒入朝安重誨諾之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故可欺耶諫官希旨論之遂俱罷貶革辰州說淑

州皆刺史無何革坐請俸自入說坐賣官俱貶授司戶叅軍革
費州說夔州已而又長流陵與合州明宗初高季興數請夔忠
萬歸峽五州以爲先帝所許因以其事歸罪二人詔賜自盡革
子昇說子濤皆官尚書郎坐廢至晉天福初濤復任膳部員外
郎而卒

盧程范陽宦族昭宗時舉進士歷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
趙爲道士革與盧汝弼門地相等因共薦之爲河東節度推官
稍遷支使莊宗卽位議擇宰相時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
盧質當拜不樂任事乃言程故唐時名族卽拜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拜命之日有輿導從喧呼道中命
捧皇太后回自魏至太原所至州縣驅役丁夫俄坐外入假與
唐府帖時任園任府少尹啓以無例不可程罵曰爾知特婦家

力不知有宰相圍不對而去告于莊宗大怒胡郭崇韜誤朕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質復力解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莊宗姊婿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初辟李嗣昭觀察支使梁兵圍潞踰年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勸以堅守不可有貳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計策甚嘉之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百端卒免於禍心甚德之從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仁者之勇何其壯哉及嗣昭討張文禮戰歿命圜代將其軍數諭以禍福號令嚴肅鎮人信之文禮子處球等登城告以城中兵食俱盡幸公見哀指以生路圜告與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如言甫遣人送狀他將攻破

鎮城遠球見殺城中吏民以窖乞降咸得保家族。朝議建鎮州
爲北京拜圖工部尚書兼鎮定尹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
郭崇韜兼領成德圖兼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與崇韜素善
及是信任推官張彭彭爲人傾險貪黷圖不能察多爲所賣詐
爲圖謀隱守公廨錢莊宗使選故趙王時宮人有許氏者色尤
艷彭賂守者匿之事覺召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公錢簿書
獻崇韜得不殺由是惡圖罷其司馬伐蜀懼圖攻已辟參魏王
軍事蜀滅表爲黔南節度使懇辭不就崇韜死以圖代將其軍
擊敗康延孝於漢州還遇明宗入立嘉其功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判三司選辟才俊抑絕僥幸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時安
重誨用事議當擇相圖意屬李琪鄭珏孔循皆不欲謂重誨曰
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太常卿崔協可也圖前爭協不識文

字虛有其表明宗曰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其人名家子
且待我甚厚宜置之此位或有未可則為書記先朝判官稱為
長者議未決循不揖而去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
果若何人重誨笑而止之然終以循言為信與圜交惡居月餘
協與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故時使臣出四
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請更自內出圜爭之不得與交辯帝前
聲色俱厲明宗不說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又因爭
妓不與重誨益相惡遽求謝事罷為太子少保復不自安因請
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反重誨誣與連謀矯制遣人殺之圜受
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愍帝卽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劉守光悉掠燕人為兵懼而為僧
依燕王弟守奇從奔梁任博州刺史辟為判官守奇卒改鄆州

節度判官莊宗取鄆聞其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卽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負性剛強好直言劉后拜張全義爲父命作賤上之極言不可適全義養子郝繼孫死宦官伶人固請籍沒貲財又言於法不應刑人利財難以爲訓皆不納上以武人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以求儒者置之左右於是置端明殿學士命鳳與馮道爲之任圜素與鳳善薦遷禮部侍郎圜後被殺明宗知而不問鳳獨號哭呼曰圜義士爲肯謀反而遭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爲之慙相術周玄豹嘗識明宗於微時以爲貴不可言莊宗尤信重之授北京巡官鳳恐其惑亂爲患諫止不召西域僧獻佛牙輒以斧碎之而止明宗誅朱守殷又詔幸鄴定州王都疑爲圖已宰相率百官詣閣請不聽人情大恐鳳手疏切諫而

罷拜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有同在翰林于轡爲人亦訂直敢言久不得遷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皆鳳重誨怒之坐奪官長流後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鳳奏事中興殿言其同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於中興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也安可使奸人動搖之明宗改容謝遂族彥溫及重誨被誅羣臣無敢言鳳獨數言其盡忠明宗疑其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立名爲太子太保病足不出卒于家

李襲吉洛陽人父圖營言唐相林甫之後襲吉爲人性恬澹少以文詞自娛及長博學多知唐故事登進士爲河中李都榷鹽判官後歸晉授榆次令任掌書記遷節度副使至諫議大夫晉與梁交兵累年後數困欲與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

梁太祖使人詣之。至于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吾寧得之。顧敬翔曰。爲我善答。天祐三年卒。贈禮部尚書。

蕭希甫。宋州人。性褊急躁進。有機辯。多矯激。登進士。爲袁象先掌書記。後任青州節度使。以爲巡官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鎔。擢叅軍。尤不樂。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爲魏州推官。欲授以知制誥。會定內宴儀。問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時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張居翰嗤之曰。老夫歷事三朝。見天子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宰相豆盧革輩說。因共排斥。祗拜駕部郎中。自以失志。怏怏滅宰相。豆盧革輩說。因共排斥。祗拜駕部郎中。自以失志。怏怏滅梁後。遣往宣慰。青齊始知其母死。妻袁氏改嫁。乃發哀服喪。居

于魏州明宗卽位名爲諫議大夫時復置匭而擢以爲使奏革
畿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中有寶貨明宗信之賜以帛百匹
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及命有司推鞠井中惟破釜而已
又常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
追問無狀俄而南郊習儀與馮道趙鳳等詬訾託疾還第乃坐
以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叅軍卒于此所

劉贊魏州人父玘爲縣令贊始受學玘衣以青布衫襦每飯則
自已肉食別以蔬食贊于牀下語之曰肉食君祿爾欲之則勤
學以于祿今非爾食之時也贊乃益力學登進士歷魏博判官
租庸巡官鹽鐵判官明宗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守官以法權豪不可私于會泰王從榮請擇師傅乃拜秘書監
爲泰府傅泣曰禍將至矣凡所請王府官屬十餘類多浮薄傾

險日獻語諛以驕王意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王嘗命作文
自以師傅耻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王惡之戒
左右不得與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王果敗大臣議當坐者馮道以判官任贊與王非素好而
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君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
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皆不宜與惟諮議叅軍高輦與王最厚
法當死朱弘昭謂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
贊等如何且法有首從贊等宜止一身道與馮贊爭以爲難乃
得免死凡十七人皆長流贊得嵐州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
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唐末及第莊宗鎮太原辟爲判官代張承業知留守
事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內頗周密建號時拜諫議大

夫慮事不成求留守北京與明宗有舊卽位名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無何拜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畜貳志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玢代之函奏留季良改玢行軍司馬玢不得已而往明宗厚賜遣之知祥先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以軍禮事玢常繩之以法及是猶勉待之知祥反罷還私第飲恨而卒

冊曰紛彼具臣乘時射利言莫炳幾動罔知義猗趙端明時之巨擘餘亦考終愧乃在位

符存審字德祥初名存少賤善歌犯法當死因歌而免初事李罕之從歸晉爲義兒軍使賜姓名李存審從擊李匡僞爲前鋒破若庸關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校尉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攻潞州降丁會破夾城皆有功遷沂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九年屯下博晉趙

攻燕梁來救擊趙深州圍脩縣擊走之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
梁來降命爲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殷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敗
之於故元城降邢州圍寶掘安國軍節度使又降滄州毛璋徙
橫海加同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方與梁相持河上莊宗問諸將
欲發兵懼少欲勿救懼失之獨存審以爲當救願假臣騎兵五
千足矣乃遣分兵往救擊走之胡柳陂之敗方爭土山存審與
子彥圖力戰復敗梁軍遂築德勝兩城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
管梁惡朱友謙降晉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莊宗遣存審與
李嗣昭救之梁人素易河中兵少而弱且不虞晉軍速至爲選
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伺其來追反戰獲騎
兵五十餘梁人知其晉軍皆驚走然以新降糧少人心頗持兩
端屯于朝邑諸將皆利速戰存審獨不肯曰使梁知吾欲速夾

渭而營。斷絕餉道。以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
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
黑氣狀如鬪鷄。下令曰。可以戰矣。進軍奮擊。大敗之。郭閉壁不
復出。存審度兵已困。可少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
于汝苑。郭謂晉軍且懈。乘夜遁去。追擊于渭河。又敗之。最後破
張文禮。其爲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
死後巍然獨存。契丹攻遮鹵。拜盧龍節度使。時已病。莊宗彊遣
之。俄因不預賊梁入洛。疾益甚。請朝京師。郭崇韜以名望素出
其下。不樂加於已上。因沮其事。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
今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袂之人。皆得親
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病已亟。復從宣
武軍卒于南州。臨終出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示三子。曰。汝曹

勉之。子彥超山汾州刺史爲北京巡檢殺永王存霸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卿之力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歷昭義泰寧軍節度使徙安遠爲主藏奴王希全所殺贈大尉。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張諫亂殺知州高述迫以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以軍禮見於南衙乃陰約拱衛指揮龐起伏甲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殺四百餘人明宗褒其忠畧果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以待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兵敗晉祖代以楊光遠徙彥饒鎮襄成軍與晉初無讐坐麾下白奉進禦范延光屯滑州斬襄成犯法三人麾下大譟追殺奉進誣以應延光又問于晉祖削奪官爵使人殺之彥卿

刺史從戰胡柳還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復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以舊恩名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張延蘊開府襄邑人少爲宣武軍卒事晉稍遷軍校常從征伐先登力戰金帛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劉后從莊宗在魏多縱其下擾人不法無敢言者延蘊輒收斬之李繼韜叛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延蘊爲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先驅至潞日已暮率兵踰漳城守者倉卒不能禦遂破潞州迄旦明宗與行欽後至心頗慊恨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歷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以疾卒延蘊本武人希識字而能重文士從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薦於明宗

後至相位。夙數薦於安重誨。轉言之。明宗終以舊隙。故不得乘旄節爲官。素廉。卒之日。家無餘貲。

康福。蔚州人。世爲軍校。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時。令牧馬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兵過相州。歸以馬二千匹。軍勢益盛。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以善諂。戎語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輒爲蕃語。以對樞密。安重誨惡之。每戒以無妄奏事。福懼。求外拜。爲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靈武深入敵境。爲帥者多遇害。入見涕泣。言爲重誨所擠。帝謂可無憂。吾當遣兵護汝。乃令牛知柔衛送行。至方渠。遇羌。奪出。邀擊走之。至青岡峽。大雪。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至。出不意。分其兵爲三道。襲之。蕃酋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

由是威聲大振凡居三載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糗畏服重誨
言有異志上遣人往賸泣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不許
章再上從鎮彭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
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趙王鎔爲軍校嘗遣從晉救趙破梁軍
於栢鄉鎔被弑上書求歸破賊以報王寃莊宗壯之以爲鎮州
兵馬留後攻戰不克後賊破授以成德軍固辭不受願授河南
一鎮改天平軍節度使在鎮未嘗妄作當時稱爲武臣中之廉
慎者歷安國平盧兩軍趙在禮亂遣以兵討賊明宗使人招之
初謂舉兵不順意尚未決霍彥威給以至上欲殺十人公居其
四復何胤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範聞之以兵圍習家
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給希範謂宜分兵守城虞外變區區

一宋不足慮也希望信之甫分兵城守公儼因擒希望斬之自
求爲節度使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宜復來明宗代以房
知溫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卽承命知溫擒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宣武素爲安重誨不悅希旨者上言習厚歛汴人
乃以太子太師致仕得保全家屬以歸命其子令謙爲趙州刺
史以奉養之卒贈太師 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在
趙州有善政卒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號良刺史次子蒙少
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至禮部侍郎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爲騎將明宗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
破主都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謀誅潞王
以爲招討使至則希重誨旨殺楊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
之罪長與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朮屈悉保等族抄掠方

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與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窟山谷
朝議國既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知彥稠等自牛兒
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大首領迪香等遣人獻捷上諭以吾
誅党項非有所利凡軍中所獲悉分與士卒毋以進奉爲名重
歛軍士已而彥稠以所掠回鶻玉二圓進奉及遣察王金裝胡
鞞等明宗悉以賜之又遷鹽州諸戎取所鹵男女千餘人後討
潞王爲王思同招討副使兵潰東走爲潞兵所得下獄殺之晉
高祖立贈侍中

同口符身百戰老歎難逢身沒世昌二后閼宗餘子區區
隨世就功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家魏州爲人沈靜寡慾少好學爲儒生能
文辭莊宗素知以爲天雄軍掌書記卽位歷工刑二部侍郎租

府使又判吏部銓遷東都副留守精於吏事甚有能稱莊宗與羣臣飲博須錢十萬憲上庫簿祇錢三萬緡大怒謂伶人史彥瓊曰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後幸東都因定州王都來朝命治鞠場與都舉鞠憲以鞠場乃初建號時卽位壇凡王者所由以興若漢之邠南魏之繁陽至今尚在不可毀改乃別治宮西爲鞠場未成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又怒以細銀五百給明宗北伐契丹不以聞貴憲馳往自取左右諫而止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宰相而宦官伶人不欲其在朝廷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之卽斬其使以完緡上於莊宗及明宗入京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今存霸來無詔書况所乘馬斷其轡此必戰敗宜拘之以俟命憲曰

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已而存霸見符彥超願庇護求生其麾下大謀竟殺存霸憲乃出奔沂州見殺

元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使攻其父仁恭囚於大安山又害諸兄弟其後晉來攻復使募兵雲朔間遇明宗掠地山北與之相拒廣邊軍明宗七射射中行欽行欽拔矢亦射明宗中股凡八戰而後降明宗撫其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爲子數立戰功莊宗選將自衛聞其驍勇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見旗幟馳一騎突圍奮劍斷其二稍斬一首殺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當與卿共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

酈左右顧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以紹榮散官不得與。明日卽拜同平章事。趙在禮反。劉后命趙往指揮拜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攻鄴南門。以詔書招降。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語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救。肯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壞之軍士大譟。莊宗聞之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名諸鎮兵分爲五道。皆屬行欽。屯于澶州。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縣。不克。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及聞兵變。明宗入魏。乃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亂兵引而南行。欽趙還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遂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

相顧泣下。問其家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西至石橋野次。謂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髮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將復幸汜水。遇郭從謙反。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頓首而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人爲流涕。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再遇。爲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屯汴州。時節度使孔循使北門迎。

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
循主上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負國家循不答時明
宗婿石敬瑭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於家
鄴乃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使以兵爲
先鋒從至汴西不得入明宗入洛鄴請死馬前明宗嘉歎久之
明年討荆南高季興拜鄴夔州刺史副東川董璋出三峽已而
諸將無功皆罷惟鄴獨取夔忠萬三州明宗建夔州爲寧江軍
拜鄴節度使數敗季興之兵鄴本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
譚善達數諫怒之誣以受金善達素剛斷不遷遂死獄中後鄴
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問曰莫難者死莫逃者義彼憲彼欽其事相類曷不自裁
反奔而逝死不烈孤負其志鄴不足責請死何意

孔謙魏人爲人勤敏傾巧以聚歛爲務工書算金穀散歛之事兼善事人莊宗悅之以爲租庸使其名始起於梁領天下錢穀廢唐舊制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賜號豐財贍國功臣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不勝其苦諸凡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必下使者行之至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又請減百官俸并省罷節度觀察判與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以大臣一人判戶

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以張延朗爲之 延朗開封人事梁
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獲之後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
官卽位歷莊宅宣徽北院忠武軍節度等使始請置三司使卽
拜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充
三司使斑在宣徽使下爲人號有心計以三司爲已任然亦無
所建明後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時爲吏部尚書兼中書
門下平章事仍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以延朗悉調取財貨在
太原者深恨之故力勸廢帝親征籍諸道民爲丁并括其馬未
至晉兵入京被殺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歷事莊宗任客省使
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善談辯同光三年使蜀爲王
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首辯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樞密使

宋光嗣名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精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躡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強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湖吳越脩貢賦効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其人反覆可信乎又問契丹日益強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強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滅契丹使無類然而天生荒服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嚴見蜀之君臣皆庸暗恃險自安窮極奢僭還曰具言

可取之狀。初臨遣時令以名馬市珍奇。冀充後宮。而蜀法嚴禁。劔門不許出奇貨。其非奇物而山者名曰入草。由是嚴無所得。惟得金二百兩并地衣毛布之類而已。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以嚴爲三州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至漢州。衍告以得嚴來。卽降。嚴聞之喜。卽馳入益州。見衍託以妻母。果卽日降。嚴還授泗川防禦使。其後孟知祥僞僭安重誨。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戒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乎。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嚴嘗有過。莊宗怒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得免。及是惡其來置酒從容問朝廷以公來耶。公意自欲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爾何獨來。豈非孺子。幾惑朝廷耶。卽擒斬之。明

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

間曰蜀以暗亡光嗣不出契丹日強唐曾不思巧言肆辨
何益於時卒禍唐宗死恨猶遲

朱弘昭太原人少事明宗爲客將卽位擢文思使與安重誨有
隙故常使于外爲東川董璋節度副使因殺李嚴大懼求還京
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開懷待之後以軍事遣入朝得免遷
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轉鳳翔節度使時安重誨已有間初遣
往督石敬瑭兵討孟知祥至鳳翔弘昭迎謁甚恭延于其家使
妻妾侍飲食重誨以爲厚已酒酣爲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蒙
天子厚恩得保家族因泣下重誨去弘昭遣騎馳奏以爲怨望
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還日閉門不納范延光惡其反
覆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改山南東道明宗有

疾諸大臣懼秦王從榮之禍皆欲引去乃以弘昭代延壽馮贊
代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所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曰公
等皆不欲在吾目前吾養之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 贊亦太
原人父璋事明宗爲閹者贊時爲兄愛其通黠領鎮以爲進奏
官卽位遷客省使歷宣徽北院河東忠武兩節度并三司使明
宗病甚大臣希復進見惟孟漢瓊王淑妃弘昭及贊叅掌機務
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立愍帝益自以爲功所用多
非其人給事中陳又爲人險詐好陰謀嘗事張漢傑郭崇韜輒
敗死弘昭引爲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後因漢瓊請入朝議徙
成德范延光代之而用石敬瑭代延光潞王代敬瑭三人者皆
唐大臣擅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
遂反愍帝大懼遣人名弘昭計事弘昭自投于井安從進亦殺

贊并妻子于家故吏張守素匿其三歲一子以免漢祖卽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少爲騎將破梁夾城戰柘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昭武保義二軍節度使皆有善政潞王反思立以羽林屯兵千人屬王思同以捧聖屯兵五百城守聞思同叛欲盡誅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耶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潞王旣立追其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復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將從駕騎兵出圍柏谷救張敬達未至已死思立亦卒于道晉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初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
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京師
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出領河陽三城并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
使加同平章事諸大臣避從榮難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
王府明宗涕泣名義誠使自處置母令震動京師而義誠卒不
出兵聞三司使孫岳與馮贊言從榮必敗不悅從榮兵至天津
橋遣人復名義誠及死始引兵入河南府名岳檢閱家貲岳至
又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遂見殺明宗不能詰由是與
朱弘實有隙愍帝卽位弘實自負誅從榮功義誠心益不平適
潞王從珂反被殺義誠亦降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誅
其三族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初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梁滅事唐爲
夾馬都指揮使至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使輔秦王節度河東勸
以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豫備馮贇患之召還以爲右羽林
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會潞王起張虔釗會諸鎮兵以圍鳳翔
思權攻城西尹暉攻城東破其東西兩關從珂登城呼外兵告
以已非反者兵雖弱而守堅外兵死傷者衆思權宿懷異志因
呼其衆曰王真吾主曷忍攻之卽擁軍士入城暉亦麾其軍使
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嚴
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願志姓名
以爲驗從珂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卽位拜靜難軍爲右龍武統
軍終左衛上將軍贈太傅 暉魏人從廢帝入洛陽拜嚴衛指
揮使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特先降功不爲屈馬上橫鞭

掛之晉祖怒白帝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入立罷爲
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子
勲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爲潞府孔目官潞王起與判官韓昭胤掌
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勗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
尚有瞽者張漾自言事太白山神卽魏崔浩其言吉凶無不中
嘗引見王問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以爲館驛巡官王慮兵少
食乏漾傳神語可無憂及是命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使
專美作檄書歸罪弘昭與贊專殺秦王離間骨肉遣使馳告諸
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判官薛文遇計事王得之
大喜王思同率諸鎮兵聞鳳翔王懼遣勗問神神曰王兵少東
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果降先是神言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

聖歲月甲寅午中興戊巳土至是入京卽位果應順元年甲午
四月庚午朔也由是益親信專以巫祝爲事拜昭亂左諫議大
夫端明殿學士專美比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審虔皇城使鬻宣
徽北院使延朗莊宅使久之昭亂鬻皆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
掌機密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掌兵權文遇爲職方郎中
樞密直學士與專美主謀議延朗等欲留石敬瑭京師昭亂專
美謂與趙延壽皆尚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以河東而遣之是
時唐之精兵悉握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勢敵帝與延朗等日夕
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盛名見訪問常至夜分及欲徙
敬瑭郢州延期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
安靜以弭災其事遂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及罷敬
瑭事勸以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不如

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耶。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瑄反。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每戒人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意不欲行。而心恨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夜召李崧問計。文遇不知隨至。帝見之色變。遽欲抽刀刺之。崧勸止。敬瑄兵已南。帝在懷州。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對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初。延朗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惟視賂多。得善州。少而無賂。得惡州。或久而不得。人人皆怨。詰心患之。而不能爭。每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是。延朗過其家。嘆曰。吾積錢不計數。未知何人取之。以一騎走南山爲追兵所殺。敬瑄既立。問崧嘗不與延朗事。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

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貽胤至相位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
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朋曰亂世失刑死而不死何惟紛紛從難不止

弘開錄卷七十九

終